資治通鑑/卷22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二十四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二十五 唐紀四十一

► 卷二百二十六

起閼逢攝提格，盡屠維協洽七月，凡五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25卷
卷第二百二十五

【唐紀四十一】 起閼逢攝提格，盡屠維協洽七月，凡五年有奇。

代宗大曆九年

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下大曆九年（甲寅，公元七七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壬寅，田神功薨於京師。

澧朗鎮遏使楊猷自澧州沿江而下，擅出境至鄂州，詔聽入朝。猷遂溯漢江而上，復州、郢州皆閉城自守，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發兵備之。

二月，辛未，徐州軍亂，刺史梁乘逾城走。

諫議大夫吳損使吐蕃，留之累年，竟病死虜中。

庚辰，汴宋兵防秋者千五百人，盜庫財潰歸，田神功薨故也。己丑，以神功弟神玉知汴宋留後。

癸巳，郭子儀入朝，上言：「朔方，國之北門，中間戰士耗散，什才有一。今吐蕃兼河、隴之地，雜羌、渾之眾，勢強十倍。願更於諸道各發精卒，成四、五萬人，則制勝之道必矣。」

三月，戊申，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之子華。上意欲固結其心，而承嗣益驕慢。

戊午，以澧朗鎮遏使楊猷為洮州刺史、隴右節度兵馬使。

夏，四月，甲申，郭子儀辭還邠州，復為上言邊事，至涕泗交流。

壬辰，赦天下。

五月，丙午，楊猷自澧州入朝。

涇原節度使馬璘入朝，諷將士為己表求平章事。丙寅，以璘為左僕射。

六月，盧龍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，且請自將步騎五千防秋；上許之，仍為之先築大第於京師以待之。

癸未，興善寺胡僧不空卒，贈開府儀同三司、司空，賜爵肅國公，謚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。

京師旱，京兆尹黎幹作土龍祈雨，自與巫覡更舞。彌月不雨，又禱於文宣王。上聞之，命撤土龍，減膳節用。秋，七月，戊午，雨。

朱泚入朝，至蔚州，有疾，諸將請還，俟間而行。泚曰：「死則輿屍而前！」諸將不敢復言。九月，庚子，至京師，士民觀者如堵。辛丑，宴泚及將士於延英殿，犒賞之盛，近時未有。

壬寅，回紇擅出鴻臚寺，白晝殺人，有司擒之；上釋不問。

甲辰，命郭子儀、李抱玉、馬璘、朱泚分統諸道防秋之兵。

冬，十月，壬申，信王□薨。乙亥，梁王璿薨。

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誘昭義將吏使作亂。

代宗大曆十年

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下大曆十年（乙卯，公元七七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酉，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後薛萼，帥其眾歸承嗣。承嗣聲言救援，引兵襲相州，取之。崿奔洺州，上表請入朝，許之。

辛丑，郭子儀入朝。

壬寅，壽王瑁薨。

乙巳，朱泚表請留闕下，以弟滔知幽州、盧龍留後，許之。

昭義裨將薛擇為相州刺史，薛雄為衛州刺史，薛堅為洺州刺史，皆薛嵩之族也。戊申，上命內侍孫知古如魏州諭田承嗣，使各守封疆；承嗣不奉詔，癸丑，遣大將盧子期取洺州，楊光朝攻衛州。

乙卯，西川節度使崔寧奏破吐蕃數萬於西山，斬首萬級，捕虜數千人。

丙辰，詔：「諸道兵有逃亡者，非承製敕，無得輒召募。

二月，乙丑，田承嗣誘衛州刺史薛雄，雄不從，使盜殺之，屠其家，盡據相、衛四州之地，自置長吏，掠其精兵良馬，悉歸魏州；逼孫知古與共巡磁、相二州，使其將士割耳剺面，請承嗣為帥。

辛未，立皇子述為睦王，逾為郴王，連為恩王，遘為鄺王，迅為隨王，造為忻王，暹為韶王，運為嘉王，遇為端王，遹為循王，通為恭王，達為原王，逸為雅王。

丙子，以華州刺史李承昭知昭義留後。

河陽三城使常休明，苛刻少恩。其軍士防秋者歸，休明出城勞之，防秋兵與城內兵合謀攻之，休明奔東都；軍士奉兵馬使王惟恭為帥，大掠，數日乃定。上命監軍冉庭蘭慰撫之。

三月，甲午朔，陜州軍亂，逐兵馬使趙令珍。觀察使李國清不能禁，卑辭，遍拜將士，乃得脫去。軍士大掠庫物。會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，過陜，上命忠臣按之。將士畏忠臣兵威，不敢動。忠臣設棘圍，令軍士匿名投庫物，一日，獲萬緡，盡以給其從兵為賞。

乙巳，薛萼、常休明皆詣闕請罪，上釋不問。

初，成德節度使李寶臣、淄青節度使李正己，皆為田承嗣所輕。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，在魏州，與承嗣子維擊球，馬驚，誤觸維死；承嗣怒，囚寶正，以告寶臣。寶臣謝教敕不謹，封杖授承嗣，使撻之；承嗣遂杖殺寶正，由是兩鎮交惡。及承嗣拒命，寶臣、正己皆上表請討之，上亦欲因其隙討承嗣。夏，四月，乙未，敕貶承嗣為永州刺史，仍命河東、成德、幽州、淄青、淮西、永平、汴宋、河陽、澤潞諸道發兵前臨魏博，若承嗣尚或稽違，即令進討；罪止承嗣及其侄悅，自餘將士弟侄苟能自拔，一切不問。

時朱滔方恭順，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，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。五月，乙未，承嗣將霍榮國以磁州降。丁未，李正己攻德州，拔之。李忠臣統永平、河陽、懷、澤步騎四萬進攻衛州。六月，辛未，田承嗣遣其將裴志清等攻冀州，志清以其眾降李寶臣。甲戌，承嗣自將圍冀州，寶臣使高陽軍使張孝忠將精騎四千御之，寶臣大軍繼至；承嗣燒輜重而遁。孝忠，本奚也。

田承嗣以諸道兵四合，部將多叛而懼，秋，八月，遣使奉表，請束身歸朝。

辛巳，郭子儀還邠州。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，不報，僚佐相謂曰：「以令公勳德，奏一屬吏而不從，何宰相之不知體！」子儀聞之，謂僚佐曰：「自兵興以來，方鎮武臣多跋扈，凡有所求，朝廷常委曲從之；此無他，乃疑之也。今子儀所奏事，人主以其不可

行而置之，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；諸君可賀矣，又何怪焉！」聞者皆服。

己丑，田承嗣遣其將盧子期寇磁州。

九月，戊申，回紇白晝刺市人腸出，有司執之，系萬年獄；其酋長赤心馳入縣獄，斫傷獄吏，劫囚而去。上亦不問。

壬子，吐蕃寇臨涇，癸丑，寇隴州及普潤，大掠人畜而去；百官往往遣家屬出城竄匿。丙辰，鳳翔節度使李抱玉奏破吐蕃於義寧。

李寶臣、李正己會於棗強，進圍貝州，田承嗣出兵救之。兩軍各饗士卒，成德賞厚，平盧賞薄；既罷，平盧士卒有怨言，正己恐其為變，引兵退，寶臣亦退。李忠臣聞之，釋衛州，南度河，屯陽武。寶臣與朱滔攻滄州，承嗣從父弟庭玠守之；寶臣不能克。

吐蕃寇涇州，涇原節度使馬璘破之於百里城。戊午，命盧龍節度使朱泚出鎮奉天行營。

冬，十月，辛酉朔，日有食之。

盧子期攻磁州，城幾陷；李寶臣與昭義留後李承昭共救之，大破子期於清水，擒子期至京師；斬之。河南諸將又大破田悅於陳留；田承嗣懼。

初，李正己遣使至魏州，承嗣囚之，至是，禮而遣之，遣使盡籍境內戶口、甲兵、谷帛之數以與之，曰：「承嗣今年八十有六，溘死無日，諸子不肖，悅亦孱弱，凡今日所有，為公守耳，豈足以辱公之師旅乎！」立使者於廷，南向，拜而授書；又圖正己之像，焚香事之。正己悅，遂按兵不進。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。承嗣既無南顧之虞，得專意北方。

上嘉李寶臣之功，遣中使馬承倩繼詔勞之；將還，寶臣詣其館，遣之百縑，承倩詬詈，擲出道中，寶臣慚其左右。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：「今公在軍中新立功，豎子尚爾，況寇平之後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，一匹夫耳，不如釋承嗣，以為己資。」寶臣遂有玩寇之志。

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，心常欲之，因刻石作讖云：「二帝同功勢萬全，將田為侶入幽燕。

」密令瘞寶臣境內，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，寶臣掘而得之。又令客說之曰：「公與朱滔共取滄州，得之，則地歸國，非公所有。公能捨承嗣之罪，請以滄州歸公，仍願從公取范陽以自效。公以精騎前驅，承嗣以步卒繼之，蔑不克矣。」寶臣喜，謂事合符讖，遂與承嗣通謀，密圖范陽，承嗣亦陳兵境上。

寶臣謂滔使者曰：「聞朱公儀貌如神，願得畫像觀之。」滔與之。寶臣置於射堂，與諸將共觀之，曰：「真神人也！」滔軍於瓦橋，寶臣選精騎二千，通夜馳三百里襲之，戒曰：「取貌如射堂者。」時兩軍方睦，滔不虞有變，狼狽出戰而敗，會衣他服得免。寶臣欲乘勝取范陽，滔使雄武軍使昌平劉怦守留府。寶臣知有備，不敢進。

承嗣聞幽、恆兵交，即引軍南還，使謂寶臣曰：「河內有警，不暇從公，石上讖文，吾戲為之耳！」寶臣慚怒而退。寶臣既與朱滔有隙，以張孝忠為易州刺史，使將精騎七千以備之。

丙寅，貴妃獨孤氏薨，丁卯，追謚貞懿皇后。

十一月，丁酉，田承嗣將吳希光以瀛州降。

嶺南節度使路嗣恭擢流人孟瑤、敬冕為將，討哥舒晃。瑤以大軍當其衝，冕自間道輕入，丁未，克廣州，斬哥舒晃及其黨萬餘人。

嗣恭之討晃也，容管經略使王翊遣將將兵助之；西原賊帥覃問乘虛襲容州，翊伏兵擊擒之。

十二月，回紇千騎寇夏州，州將梁榮宗破之於烏水。郭子儀遣兵三千救夏州，回紇遁去。

元載、王縉奏魏州鹽貴，請禁鹽入其境以困之。上不許，曰：「承嗣負朕，百姓何罪！」

田承嗣請入朝，李正己屢為之上表，乞許其自新。

代宗大曆十一年

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下大曆十一年（丙辰，公元七七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壬辰，遣諫議大夫杜亞使魏州宣慰。

辛亥，西川節度使崔寧奏破吐蕃四節度及突厥、吐谷渾、氐、羌群蠻眾二十餘萬，斬首萬餘級。

二月，庚辰，田承嗣復遣使上表，請入朝。上乃下詔，赦承嗣罪，復其官爵，聽與家屬入朝，其所部拒朝命者，一切不問。

辛巳，增朔方五城戍兵，以備回紇。

三月，戊子，河陽軍亂，逐監軍冉庭蘭出城，大掠三日。庭蘭成備而入，誅亂者數十人，乃定。

五月，汴宋留後田神玉卒。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、濮州刺史孟鑒，北結田承嗣為援。癸巳，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、宋等八州留後。乙未，以靈曜為濮州刺史，靈曜不受詔。六月，戊午，以靈曜為汴宋留後，遣使宣慰。

秋，七月，田承嗣遣兵寇滑州，敗李勉。吐蕃寇石門，入長澤川。

八月，丙寅，加盧龍節度使朱泚同平章事。

李靈曜既為留後，益驕慢，悉以其黨為管內八州刺史、縣令，欲效河北諸鎮。甲申，詔淮西節度使李忠臣、永平節度使李勉、河陽三城使馬燧討之。淮南節度使陳少游、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。

汴宋兵馬使、攝節度副使李僧惠，靈曜之謀主也。宋州牙門將劉昌遣曾神表潛說僧惠；僧惠召問計，昌為之泣陳逆順。僧惠乃與汴宋牙將高憑、石隱金遣神表奉表詣京師，請討靈曜。九月，壬戌，以僧惠為宋州刺史，憑為曹州刺史，隱金為鄆州刺史。

乙丑，李忠臣、馬燧軍於鄭州，靈曜引兵逆戰；兩軍不意其至，退軍滎澤，淮西軍士潰去者什五六。鄭州士民皆驚，走入東都。忠臣將歸淮西，燧固執不可，曰：「以順討逆，何憂不克？奈何自棄功名！」堅壁不動。忠臣聞之，稍收散卒，數日皆集，軍勢復振。

戊辰，李正己奏克鄆、濮二州。壬申，李僧惠敗靈曜兵於雍丘。冬，十月，李忠臣、馬燧進擊靈曜，忠臣行汴南，燧行汴北，屢破靈曜兵；壬寅，與陳少游前軍合，與靈曜大戰於汴州城西，靈曜敗，入城固守。癸卯，忠臣等圍之。

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，敗永平、淄青兵於匡城，乘勝進軍汴州，乙巳，營於城北數里。丙午，忠臣遣裨將李重倩將輕騎數百夜入其營，縱橫貫穿，斬數十人而還，營中大駭；忠臣、燧因以大軍乘之，鼓噪而入，悅眾不戰而潰，悅脫身北走，將士死者相枕藉，不可勝數。靈曜聞之，開門夜遁，汴州平。重倩，本奚也。丁未，靈曜至韋城，永平將杜如江擒之。

燧知忠臣暴戾，以己功讓之，不入汴城，引軍西屯板橋。忠臣入城，果專其功；宋州刺史李僧惠與之爭功，忠臣因會擊殺之；又欲殺劉昌，昌遁逃得免。

甲寅，李勉械送李靈曜至京師；斬之。

十二月，丁亥，李正己、李寶臣並加同平章事。

涇原節度使馬璘疾亟，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，付以後事。秀實嚴兵以備非常，丙申，璘薨，軍中奔哭者數千人。喧咽門屏，秀實悉不聽入。命押牙馬□治喪事於內，李漢惠接賓客於外，妻妾子孫位於堂，宗族位於庭，將佐位於前，牙士卒哭於營伍，百姓各守其家。有離立偶語於衢路，輒執而囚之；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。致祭拜哭，皆有儀節，送喪近遠，皆有定處，違者以軍法從事。都虞候史廷幹、兵馬使崔珍、十將張景華謀因喪作亂，秀實知之，奏廷幹入宿衛，徙珍屯靈台，補景華外職，不戮一人，軍府晏然。

璘家富有無算，治第京師，甲於勳貴，中堂費二十萬緡，他室所減無幾，其子孫無行，家資尋盡。

戊戌，昭義節度使李承昭表稱疾篤，以澤潞行軍司馬李抱真兼知磁、邢兩州留後。

庚戌，加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同平章事，仍領汴州刺史，徙治汴州。

代宗大曆十二年

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下大曆十二年（丁巳，公元七七七年）

春，三月，乙卯，兵部尚書、同平章事、鳳翔、懷澤潞、秦隴節度使李抱玉薨，弟抱真仍領懷澤潞留後。

癸亥，以河東行軍司馬鮑防為河東節度使。防，襄州人也。

田承嗣竟不入朝，又助李靈曜，上覆命討之。承嗣乃復上表謝罪。上亦無如之何，庚午，悉復承嗣官爵，仍令不必入朝。

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元載專橫，黃門侍郎、同平章事王縉附之，二人俱貪。載妻王氏及子伯和、仲武，縉弟、妹及尼出入者，爭納賄賂。又以政事委群吏，士之求進者，不結其子弟及主書卓英倩等，無由自達。上含容累年，載、縉不悛。

上欲誅之，恐左右漏洩，無可與言者，獨與左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。湊，上之舅也。會有告載、縉夜醮圖為不軌者，庚辰，上御延英殿，命湊收載、縉於政事堂，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繫獄。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鞫之，問端皆出禁中，仍遣中使詰以陰事，載、縉皆伏罪。是日，先杖殺左衛將軍、知內侍省事董秀於禁中，乃賜載自盡於萬年縣。載請主者：「願得快死！」主者曰：「相公須受少污辱，勿怪！」乃脫襪塞其口而殺之。王縉初亦賜自盡，劉晏謂李涵等曰：「故事，重刑覆奏，況大臣乎！且法有首從，宜更稟進止。」涵等從之。上乃貶縉括州刺史。載妻王氏，忠嗣之女也，及子伯和、仲武、季能皆伏誅。有司籍載家財，胡椒至八百石，它物稱是。

夏，四月，壬午，以太常卿楊綰為中書侍郎，禮部侍郎常袞為門下侍郎，並同平章事。綰性清簡儉素，制下之日，朝野相賀。郭子儀方宴客，聞之，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。京兆尹黎幹，騶從甚盛，即日省之，止存十騎。十丞崔寬，第捨宏侈，亟毀撤之。

癸未，貶吏部侍郎楊炎、諫議大夫韓洄、包佶、起居舍人韓會等十餘人，皆載黨也。炎，鳳翔人。載常引有文學才望者一人親厚之，異日欲以代己，故炎及於貶。洄，滉之弟。會，南陽人也。上初欲盡誅炎等，吳湊諫救百端，始貶官。

丁酉，吐蕃寇黎、雅州；西川節度使崔寧擊破之。

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，惡其逼己，乃制俸祿，厚外官而薄京官，京官不能自給，常從外官乞貸。楊綰、常袞奏京官俸太薄；己酉，詔加京官俸，歲約十五萬六千餘緡。

五月，辛亥，詔自都團練使外，悉罷諸州團練守捉使。又令諸使非軍事要急，無得擅召刺史及停其職務，差人權攝。又定諸州兵，皆有常數，其召募給家糧、春冬衣者，謂之「官健」；差點土人，春夏歸農、秋冬追集、給身糧醬菜者，謂之「團結」。自兵興以來，州縣官俸給不一，重以元載、王縉隨情徇私，刺史月給或至千緡、或數十緡，至是，始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、尉俸祿，掊多益寡，上下有敘，法制粗立。

庚午，上遣中使發元載祖父墓，斫棺棄屍，毀其家廟，焚其木主。戊寅，卓英倩等皆杖死。英倩之用事也，弟英璘橫於鄉里。及英倩下獄，英璘遂據險作亂；上發禁兵討之，乙巳，金州刺史孫道平擊擒之。

上方倚楊綰，使釐革弊政，會綰有疾，秋，七月，己巳，薨。上痛悼之甚，謂群臣曰：「天不欲朕致太平，何奪朕楊綰之速！」

八月，癸未，賜東川節度使鮮于叔明姓李氏。

元載、王縉之為相也，上日賜以內廚御饌，可食十人，遂為故事。癸卯，常袞與朱泚上言：「餐錢已多，乞停賜饌。」許之。袞又欲辭堂封，同列不可而止。時人諷袞，以為「朝廷厚祿，所以養賢，不能，當辭位，不當辭祿。」

臣光曰：「君子恥食浮於人；袞之辭祿，廉恥存焉，與夫固位貪祿者，不猶愈乎！詩云：『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！』如袞者，亦未可以深譏也。

楊綰、常袞薦湖州刺史顏真卿，上即日召還；甲辰，以為刑部尚書。綰、袞又薦淮南判官汲人關播，擢為都官員外郎。

九月，辛酉，以四鎮、北庭行營兼涇原、鄭穎節度副使段秀實為節度使。秀實軍令簡約，有威惠，奉身清儉，室無姬妾，非公會，未嘗飲酒聽樂。

吐蕃八萬眾軍於原州北長澤監，己巳，破方渠，入拔谷；郭子儀使裨將李懷光救之，吐蕃退。庚午，吐蕃寇坊州。

冬，十月，乙酉，西川節度使崔寧奏大破吐蕃於望漢城。

先是，秋霖，河中府池鹽多敗。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恐鹽戶減稅，丁亥，奏雨雖多，不害鹽，仍有瑞鹽生。上疑其不然，遣諫議大夫義興蔣鎮往視之。

吐蕃寇鹽、夏州，又寇長武；郭子儀遣將拒卻之。

以永平軍押牙匡城劉洽為宋州刺史。仍以宋、泗二州隸永平軍。

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，韓滉奏幹不實；上命御史按視，丁未，還奏，「所損凡三萬餘頃。」渭南令劉澡阿附度支，稱縣境苗獨不損；御史趙計奏與澡同。上曰「霖雨溥溥，豈得渭南獨無！」更命御史朱敖視之，損三千餘頃。上歎息久之，曰：「縣令，字人之官，不損猶應言損，乃不仁如是乎！」貶澡南浦尉，計澧州司戶，而不問滉。

十一月，壬子，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恭奏破吐蕃萬餘眾於岷州。

內辰，蔣鎮還，奏「瑞鹽實如韓滉所言」，仍上表賀，請宣付史臣，並置神祠，錫以嘉名。上從之，賜號寶應靈慶池。時人醜之。

十二月，丙戌，朱泚自涇州還京師。

丁亥，崔寧奏破吐蕃十餘萬眾，斬首八千餘級。

庚子，以朱泚兼隴右節度使，知河西、澤潞行營。

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先有淄、青、齊、海、登、萊、沂、密、德、棣十州之地，及李靈曜之亂，諸道合兵攻之，所得之地，各為己有，正己又得曹、濮、徐、兗、鄆五州，因自青州徙治鄆州，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納守青州。癸卯，以納為青州刺史。正己用刑嚴峻，所在不敢偶語；然法令齊一，賦均而輕，擁兵十萬，雄據東方，鄰藩皆畏之。是時田承嗣據魏、博、相、衛、洺、貝、澶七州，李寶臣據恆、易、趙、定、深、冀、滄七州，

各擁眾五萬；梁崇義據襄、鄧、均、房、復、郢六州，有眾二萬；相與根據蟠結，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，官爵、甲兵、租賦、刑殺皆自專之，上寬仁，一聽其所為。朝廷或完一城，增一兵，輒有怨言，以為猜貳，常為之罷役；而自於境內築壘、繕兵無虛日。以是雖在中國名蕃臣，而實如蠻貊異域焉。

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下大曆十三年（戊午，公元七七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酉，敕毀白渠支流碾磑以溉田。昇平公主有二磑，入見於上，請存之。上曰：「吾欲以利蒼主，汝識吾意，當為眾先。」公主即日毀之。

戊辰，回紇寇太原，河東押牙泗水李自良曰：「回紇精銳遠來求鬥，難與爭鋒；不如築二壘於歸路，以兵戍之。虜至，堅壁勿與戰，彼師老自歸，乃出軍乘之。二壘抗其前，大軍蹙其後，無不捷矣。」留後鮑防不從，遣大將焦伯瑜等逆戰；癸酉，遇虜於陽曲，大敗而還，死者萬餘人。回紇縱兵大掠。二月，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於羊武谷，乃引去。上引去。上亦不問回紇入寇之故，待之如初。

己亥，吐蕃遣其將馬重英帥眾四萬寇靈州，塞填漢、御史、尚書三渠水口以弊屯田。

三月，甲戌，回紇使還，過河中，朔方軍士掠其輜重，因大掠坊市。

夏，四月，甲辰，吐蕃寇靈州，朔方留後常謙光擊破之。

六月，戊戌，隴右節度使朱泚獻貓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；常袞帥百官稱賀。中書舍人崔祐甫獨不賀，曰：「物反常為妖，貓捕鼠，乃其職也，今同乳，妖也。何乃賀為！宜戒法吏之不察奸、邊吏之不禦寇者，以承天意。」上嘉之。祐甫，沔之子也。秋，七月，壬子，以祐甫知吏部選事。祐甫數以公事與常袞爭，由是惡之。

戊午，郭子儀奏以回紇猶在塞上，邊人恐懼，請遣邠州刺史渾瑊將兵鎮振武軍，從之。回紇始去。

辛未，吐蕃將馬重英二萬眾寇鹽、慶二州，郭子儀遣河東朔方都虞候李懷光擊卻之。

八月，乙亥，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請複姓張，許之。

吐蕃二萬眾寇銀、麟州、略党項雜畜，郭子儀遣李懷光等擊破之。

上悼念貞懿皇后不已，殯於內殿，累年不忍葬；丁酉，始葬於莊陵。

九月，庚午，吐蕃萬騎下青石嶺，逼涇州；詔郭子儀、朱泚與段秀實共卻之。

冬，十二月，丙戌，以吏部尚書、轉運、鹽鐵等使劉晏為左僕射，知三銓及使職如故。

郭子儀入朝，命判官京兆杜黃裳主留務。李懷光陰謀代子儀，矯為詔書，欲誅大將溫儒雅等。黃裳察其詐，以詰懷光；懷光流汗伏罪。於是諸將之難制者，黃裳矯子儀之命，皆出之於外，軍府乃安。

以給事中杜亞為江西觀察使。

上召江西判官李泌入見，語以元載事，曰：「與卿別八年，乃能除此賊。賴太子發其陰謀，不然，幾不見卿。」對曰：「臣昔日固嘗言之。陛下知群臣有不善，則去之；含容太過，故至於此。」上曰：「事亦應十全，不可輕發。」上因言：「朕面屬卿於路嗣恭，而嗣恭取載意，奏卿為虔州別駕。嗣恭初平嶺南，獻琉璃盤，逕九寸，朕以為至寶。及破載家，得嗣恭所遺載琉璃盤，逕尺。俟其至，當與卿議之。」泌曰：「嗣恭為人，小心，善事人，畏權勢，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。昔為縣令，有能名。陛下未暇知之，而為載所用，故為之盡力。陛下誠知而用之，彼亦為陛下盡力矣。虔州別駕，臣自欲之，非其罪也。且嗣恭新立大功，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！」上意乃解，以嗣恭為兵部尚書。

郭子儀以朔方節度副使張曇性剛率，謂其以武人輕己，銜之；孔目官吳曜為子儀所任，因而構之。子儀怒，誣奏曇扇動軍眾，誅之。掌書記高郢力爭之，子儀不聽，奏貶郢猗氏丞。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，子儀悔之，悉薦之於朝，曰：「吳曜誤我。」遂逐之。

常袞言於上曰：「陛下久欲用李泌，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，必先試理人，請且以為刺史，使周知人間利病，俟報政而用之。」

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下大曆十四年（己未，公元七七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壬戌，以李泌為澧州刺史。

二月，癸未，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薨。有子十一人，以其侄中軍兵馬使悅為才，使知軍事，而諸子佐之。甲申，以悅為魏博留後。

淮西節度使李忠臣，貪殘好色，將吏妻女美者，多逼淫之，悉以軍政委妹婿節度副使張惠光。惠光挾勢暴橫，軍州苦之。忠臣復以惠光子為牙將，暴橫甚於其父。左廂都虞候李希烈，忠臣之族子也，為眾所服。希烈因眾心怨怒，三月，丁未，與大將丁暠等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。忠臣單騎奔京師，上以其有功，使以檢校司空、同平章事留京師；以希烈為蔡州刺史、淮西留後。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，增領汴、潁二州，徙鎮汴州。

辛酉，以容管經略使王翃為河中少尹、知府事。河東副元帥留後部將凌正暴橫，翃抑之。正與其徒乘夜作亂，翃知之，故縮漏水數刻以差其期，賊驚，潰走，擒正，誅之，軍府乃安。

成德節度使張寶臣既請複姓，又不自安，更請賜姓；夏，四月，癸未，復賜姓李。

五月，癸卯，上始有疾，辛酉，制皇太子監國。是夕，上崩於紫宸之內殿，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。癸亥，德宗即位，在諒陰中，動遵禮法；嘗召韓王迥食，食馬齒羹，不設鹽、酪。

常袞性剛急，為政苛細，不合眾心。時群臣朝夕臨，袞哭委頓，從吏或扶之。中書舍人崔祐甫指以示眾曰：「臣哭君前，有扶禮乎！」袞聞，益恨之。會議群臣喪服，袞以為：「禮，臣為君斬衰三年。漢文帝權制，猶三十六日。高宗以來，皆遵漢制。及玄宗、肅宗之喪，始服二十七日。今遺詔云：『天下吏人，三日釋服。』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，皇帝二十七日而除，在朝群臣亦當如之。」祐甫以為：「遺詔，無朝臣、庶人之別。朝野中外，莫非天下，凡百執事，孰非吏人！皆應三日釋服。」相與力爭，聲色陵厲。袞不能堪。乃奏祐甫率情變禮，請貶潮州刺史；上以為太重，閏月，壬申，貶祐甫為河南少尹。

初，肅宗之世，天下務殷，宰相常有數人，更直決事，或休沐各歸私第，詔直事者代署

其名而奏之，自是踵為故事。時郭子儀、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，皆不預朝政，衮獨居政事堂，代二人署名奏祐甫。祐甫既貶，二人表言其非罪，上問：「卿向言可貶，今雲非罪，何也？」二人對，初不知。上初即位，以衮為欺罔，大駭。甲戌，百官衰絰，序立於月華門，有制，貶衮為潮州刺史，以祐甫為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，聞者震悚。祐甫至昭應而還。既而群臣喪服竟用衮議。

上時居諒陰，庶政皆委於祐甫，所言無不允。初，至德以後，天下用兵，諸將競論功賞，故官爵不能無濫。及永泰以來，天下稍平，而元載、王縉秉政，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於門，大者出於載、縉，小者出於卓英倩等，皆如所欲而去。及常衮為相，思革其弊，杜絕僥倖，四方奏請，一切不與；而無所甄別，賢愚同滯。崔祐甫代之，欲收時望，推薦引拔，常無虛日；作相未二百日，除官八百人，前後相矯，終不得其適。上嘗謂佑甫曰：「人或謗卿，所用多涉親故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臣為陛下選擇百官，不敢不詳慎，苟平生未之識，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。」上以為然。

臣光曰：臣聞用人者，無親疏、新故之殊，惟賢、不肖之為察。其人未必賢也，以親故而取之，固非公也；苟賢矣，以親故而捨之，亦非公也。夫天下之賢，固非一人所能盡也，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，所遺亦多矣。古之為相者則不然，舉之以眾，取之以公。眾曰賢矣，己雖不知其詳，姑用之，待其無功，然後退之，有功則進之；所舉得其人則賞之，非其人則罰之。進退賞罰，皆眾人所共然也，己不置豪發之私於其間。苟推是心以行之，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！

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，又罷梨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，所留者悉隸太常。

郭子儀以司徒、中書令領河中尹、靈州大都督、單于、鎮北大都護、關內、河東副元帥、朔方節度、關內支度、鹽池、六城水運大使、押蕃部並營田及河陽道觀察等使，權任既重，功名復大，性寬大，政令頗不肅，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，久不決。甲申，詔尊子儀為尚父，加太尉兼中書令，增實封滿二千戶，月給千五百人糧、二百馬食，子弟、諸婿遷官者十餘人，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；以其裨將河東、朔方都虞候李懷光為河中尹、邠、寧、慶、晉、絳、慈、隰節度使，以朔方留後兼靈州長史常謙光為靈州大都督、西受降城、定遠、天德、鹽、夏、豐等軍州節度使，振武軍使渾瑊為單于大都護、東、中二受降城、振武、鎮北、綏、銀、麟、勝等軍州節度使，分領其任。

丙戌，詔曰：「澤州刺史李鶚上《慶雲圖》。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，以進賢顯忠為良瑞，

如卿雲、靈芝、珍禽、奇獸、怪草、異木，何益於人！佈告天下，自今有此，無得上獻。」內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，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。先是，諸國屢獻馴象，凡四十有二，上曰：「象費豢養而違物性，將安用之！」命縱於荊山之陽，及豹、貙、鬥雞、獵犬之類，悉縱之；又出宮女數百人。於是中外皆悅，淄青軍士，至投兵相顧曰「明主出矣，吾屬猶反乎！」戊子，以淮西留後李希烈為節度使。

辛卯，以河陽鎮遏使馬燧為河東節度使。河東承百井之敗，騎士單弱，燧悉召牧馬廝役，得數千人，教之數月，皆為精騎。造甲必為長短三等，稱其所衣，以便進趨。又造戰車，行則載兵甲，止則為營陳，或塞險以遏奔沖；器械無不精利。居一年，得選兵三萬。辟兗州人張建封為判官，署李自良代州刺史，委任之。

兵部侍郎黎幹，狡險諛佞，與宦官特進劉忠翼相親善。忠翼本名清潭，恃寵貪縱。二人皆為眾所惡。時人或言幹、忠翼嘗勸代宗立獨孤貴妃為皇后，妃子韓王迥為太子。上即位，幹密乘輿詣忠翼謀事；事覺，丙申、幹、忠翼並除名長流，至藍田，賜死。

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為太常卿，以吏部尚書劉晏判度支。先是晏、滉分掌天下財賦，晏掌河南、山南、江淮、嶺南，滉掌關內，河東、劍南，至是，晏始兼之。上素聞滉挌克過甚，故罷其利權，尋出為晉州刺史。

至德初，第五琦始榷鹽以佐軍用，及劉晏代之，法益精密，初歲入錢六十萬緡，末年所入逾十倍，而人不厭苦。大曆末，計一歲徵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，而鹽利居其太半。以鹽為漕傭，自江、淮至渭橋，率萬斛傭七千緡，自淮以北，列置巡院，擇能吏主之，不煩州縣而集事。

六月，己亥朔，赦天下。

西川節度使崔寧、永平節度使李勉並同平章事。

詔：「天下冤滯，州府不為理，聽詣三司使，以中丞、舍人、給事中各一人，日於朝堂受詞。推決尚未盡者，聽撾登聞鼓。自今無得復奏置寺觀及請度僧尼。」於是撾登聞鼓者甚眾。右金吾將軍裴謂上疏，以為：「訟者所爭皆細故，若天子一一親之，則安用吏理乎！」上乃悉歸之有司。

制：「應山陵制度，務從優厚，當竭帑藏以供其費。」刑部員外郎令孤峘上疏諫，其略曰：「臣伏讀遺詔，務從儉約，若制度優厚，豈顧命之意邪！」上答詔，略曰：「非唯中朕之病，抑亦成朕之美，敢不聞義而徙！」峘，德棻之玄孫也。

庚子，立皇子誦為宣王，謨為舒王，諶為通王，諒為虔王，詳為肅王。乙巳，立皇弟乃為益王，傀為蜀王。

丙午，舉先天事故，六品以上清望官，雖非供奉、侍衛之官，日令二人更直待制，以備顧問。

庚戌，以朱泚為鳳翔尹。

代宗優寵宦官，奉使四方者，不禁其求取。嘗遣中使賜妃族，還，問所得頗少，代宗不悅，以為輕我命。妃懼，遽以私物償之。由是中使公求賂遺，無所忌憚。宰相嘗貯錢於閣中，每賜一物，宣一旨，無徒還者；出使所歷州縣，移文取貨，與賦稅同，皆重載而歸。上素知其弊。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；希烈贈之僕、馬及縑七百匹，黃茗二百斤。上聞之，怒，杖光超六十而流之。於是中使之未歸者，皆潛棄所得於山谷，雖與之，莫敢受。

甲子，以神策都知兵馬使、右領軍大將軍王駕鶴為東都園苑使，以司農卿白琇珪代之，更名志貞。駕鶴典禁兵十餘年，權行中外，詔下，上恐其生變；崔祐甫召駕鶴與語，留連久之，琇珪已視事矣。

李正己畏上威名，表獻錢三十萬緡；上欲受之，恐見欺，卻之則無辭。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，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，使將士人人戴上恩；又諸道聞之，知朝廷不重貨財。上悅，從之。正己大慚服。天下以為太平之治，庶幾可望焉。

秋，七月，戊辰朔，日有食之。

禮儀使、吏部尚書顏真卿上言：「上元中，政在宮壺，始增祖宗之謚。玄宗末，奸臣竊命，累聖之謚，有加至十一字者。按周之文、武，言文不稱武，言武不稱文，豈盛德所不優乎？蓋群臣稱其至者故也。故謚多不為褒，少不為貶。今累聖謚號太廣，有逾古制，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，睿宗曰聖真皇帝，玄宗曰孝明皇帝，肅宗曰宣皇帝，以省文尚

質，正名敦本。」上命百官集議，儒學之士，皆從真卿議；獨兵部侍郎袁參，官以兵進，奏言：「陵廟玉冊、木主皆已刊勒，不可輕改，」事遂寢。不知陵中玉冊所刻，乃初謚也。

初，代宗之世，事多留滯，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，或連歲不遣，乃於右銀台門置客省以處之；及上書言事孟浪者、失職未敘者，亦置其中，動經十歲。常有數百人，並部曲、畜產動以千計，度支廩給，其費甚廣。上悉命疏理，拘者出之，事竟者遣之，當敘者任之，歲省谷萬九千二百斛。

壬申，毀元載、馬璘、劉忠翼之第。初，天寶中，貴戚第捨雖極奢麗，而坦屋高下，猶存制度，然李靖家廟已為楊氏馬廄矣。及安、史亂後，法度墮弛，大臣、將帥、宦官競治第捨，各窮其力而後止，時人謂之木妖。上素疾之，故毀其尤者，仍命馬氏獻其園，隸宮司，謂之奉成園。

癸丑，減常貢宮中服用錦千匹、服玩數千事。

庚辰，詔回紇諸胡在京師者，各服其服，無得效華人。先是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，商胡偽服而雜居者又倍之，縣官日給饔餼，殖資產，開第捨，市肆美利皆歸之，日縱暴橫，吏不敢問。或衣華服，誘取妻妾，故禁之。

辛卯，罷天下榷酒收利。

上之在東宮也，國子博士河中張涉為侍讀，即位之夕，召涉入禁中，事無大小皆咨之；明日，置於翰林為學士，親重無比。乙未，以涉為右散騎常侍，仍為學士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